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兵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如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仕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勳德重望者方得除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子或以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邪訛謬承衣不復之正祖宗之法除三公三孤者必須建節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府儀同三司既除開府然後除三孤三公南渡以來如張韓劉岳諸武臣猶是如此今則不然既建節後便抹過檢校徑除開府至三孤三公矣

宋朝除授之制

文官自金紫光祿大夫補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然後加三公三少如富韓諸公是如此來朝置三太三少官而無司徒司馬司空之三公然韓杜諸公有兼司徒司空又有守司徒司空者皆不可曉神宗贈韓魏公尚書令令後世不得更加侍中中書以為制蓋已前贈者皆是以中書令者其禮極重宋朝惟韓魏公同

三者以道義輔君

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故只有此三官又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桃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及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是司徒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及周官篇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之傳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

漢時太傅亦無官屬○書說

後世置兼官之失

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及周官篇六卿敘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公本以師道傳佐天子之是加官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

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為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書說

三省

三省始於漢魏

侍中中書尚書三省起於何時侍中漢時置多是侍衛人主或執嚼唾虎子之屬行幸則從參錯於宦官之間其初職甚微緣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而權日重尚書只是管開拆群臣書奏又云宰相如州府之都吏尚書如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奏狀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是如今之尚食尚衣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漢武帝遊宴內廷以外延遠故置中尚書以宦者為之又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後來洪恭右顯皆以中尚書居中用事而擅權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歸臺閣即尚書閣即禁中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中尚書行下三公或又不經由三公徑行下九卿而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矣所以漢世宦者弄權用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置中書遂置於書監及慕漢遂置中書監所以苟勉由中書遷尚書監人賀之勉曰得我鳳凰池諸君何賀邪蓋尚書又不如中書之居中用事親寀也問侍中是時為何官曰黃門監即今之門下省也左右散騎常侍皆黃門監之屬也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以前謂之禁避魏元后父諱遂為省猶今言省中禁中也書說

唐及宋朝體統分合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冊下中書中書付門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宋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皇帝做唐六典三省皆一依此制而事多稽滯故渡江以來執政事皆歸一獨諸司吏曹二十四曹依舊分頭各屬三省吏人自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舊時三省各自由

小相侵越不相聞知中書自理會中書事如有除授則宰執同共議定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事如有除授則宰執同共議定

當筆宰執判過中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尚書尚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僉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僉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

文公語錄

宰相

在公進賢退不肖之心

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辨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同上

今日只用牢籠之術

今之為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問之間更令瞻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今八一見明日一請或定

此事周歲或住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必為宰相之顧我耳今故得好筆墨而去賢愚同滯樂世以為當然有一焉落欲分別善惡杜絕于請分諸門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事則人爭非之矣同

天官統六卿之職

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提起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閽寺宮嬪之大無不領之無不領之同上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家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真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慮預防是省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同上

人主之職在論相

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朝廷

當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責官之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為慮者矣

朝乞封事○劉公

宰相天下之紀綱

一家則有一家之紀綱一國則有一國之紀綱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

容都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

輔相當選剛明正直之人

選任大臣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有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逐是以議論之際常先挑撥此等實之外而後取凡破壞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擊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遍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好之私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法度若得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

天臣慮四方

客有為固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西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邊如人為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繫拴在自家心下始得文公

宰相擇長官長官擇具僚

方今朝廷只消置二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禮密可罷如此類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具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則而又不能擇賢便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箇監司同上

今日立對之非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仔細說得如今莫說教等執坐然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所有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簡案子合開展在上指書利害上亦知得子細看如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同上

當以進賢退奸為急

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奸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文公與留丞相書

廣資天下之才

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矣但以前日進退官屬者取之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同上

正己以正人

廣引人才勤政已開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多亦足以害吾之大至剛之氣日有所虧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國之功哉文公與汪尚書

勤以執政

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玉上憂勞陽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機穽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

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容優游不已禍本日深（文公上宰相書）

盡公以斷事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論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閉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大誠服（文公與留丞相書）

當有度量心術

有度量則宜有以容議論之異同有心術則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務則必從善去惡進賢退奸然後可以有濟（文公答周公書）

相天下者猶拄人

拄人委群才會衆工左執引右執枝而中處焉彼斧者奔而右鋸者趨而左斤者聽刀者削其不勝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書其姓字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亦猶相天下者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文公答周公書）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其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鄭文）

為相規模

陳平之所以宰社者宰天下也曹參之所以相齊者相天下也（鄭季漢論）

宰相職在任人

用一人當天下受其福否則或受其禍用一人當天下合而譽之否則共指而毀之用一人否與當未可知也相與語曰某由於其所嫉也一人焉顯於上或曰某之才無以異於我也何以先我而顯用乎一人焉失職於下或曰某之才過人如此遠慮是也何獨流落不遇乎舉天下禍福慘舒毀譽恩怨之端一歸之相萬貨之低昂不同價而相為之權衡萬口之喊酸不同嗜而相為之劑量萬形之妍醜不同狀而相為之水鑑也此固衡權喜勢之所貪而愛天下者之所深思極慮而不可易也（鄭）

得人才不若得一相

天得百賢賢不若得一伯樂得百太阿不若得一既治百騏驥有時而
盡劵百太阿有時而毀缺若伯樂既治存則舉天下之良馬良劒何求
而不得我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既治也當文皇時天下賢士大夫一
才一能畢登於朝亦由二公啓沃薦引於上而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
而世之談良相者止曰房杜而不曰房魏者何哉房喬起於佐命平定
天下輔成太平二十餘年百度備舉其功固大矣如晦與房喬竭掌朝
政其功不及房矣魏公得用知無不為政事小大罔有不論正觀太平
之功魏公之功最居多而言者不曰房杜者當太宗即位之
初房杜就政天下喜見太平之功及天下已久天下之人酣樂太宗之
德化而功不復歸於臣下是庶人謌詠而不可食之時也故世不曰房
魏焉然迹其行事考其實效魏公才智在杜之上而規模顯於房故曰
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既治也唐史發潛

宰相所以平天下

宰相當擇之以精任之又

昔者三代之相伊尹傅說周公之徒皆終身而不易蕭何相漢以終身
為未足使擇其自代者故海內以安是以知宰相之任擇之不可不精
任之不可不及也詹敦玉論

政權不可不在宰相

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宮闈在
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有宮闈則亡國家之興亡治亂皆本諸此田蚡
招徠賓客薦進人才起家至二千石在當時固不免專權之失使武帝
以蚡所用多非其人則選擇一相委任責成亦奚不可柰何帝不能自
欲攬威福之柄歸之一已然聰明有所不逮則耳目必有所寄故置加
官及尚書之屬自此宰相之權愈輕矣陳季雅

宰相當公心用賢

崔祐甫舉吏無間親舊不亦賢乎然一人之親舊有限而天下之才無窮宰相之職朝夕為天下求才焉考民謠聽士論瑩心鑑以待之則四海九州皆吾兄弟也又何拘親戚而始悉其才行耶石唐發揮

大臣以身主天下之議

昔慶曆初間仁祖厭西師之久民罷用儉思正百度以脩太平是時讌磨勘以別能否減任子以除濫官易監司以澄汰群吏者以范文正公主之耳熙寧初神宗以大有為之志欲理財治兵強中國以威四夷是時制置條例更張法度一新當世之務以荊公主之爾元祐初宣仁知百姓困於新法之不便欲復祖宗之制以與天下休息是時黜聚斂深刻之吏力引元老以洗除新法以温公主之爾范公慶曆習方與之際而欲塞小人僥倖之路力如此其難也荊公當衆君子交攻力爭之際而獨持勝紹述之論以議其後變如此其難測也然范公慨然獨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已任荊公自謂人臣不當避天下之怨使怨皆歸己然後為盡忠於國温公急於救患難以國事未有所

付為急雖引公用心過差夾世述道不可班二公要之皆不以得喪改

其死生一動其心然後能以其身任天下之責力主其議而無所畏避

也歟

僕射中書尚書名義

禮曰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是侍衛人主行則參錯於宮門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為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嘗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優以用事尚書是掌群臣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重中書因漢武帝避宴後庭云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亦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光武時洪泰為令石顯為僕射嘗權傾內外及光武即位改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之爭盡入於中書

乃見漢群臣章奏首云臣某奏言尚書猶今言上書陛下陛下之類
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章奏臣細
皆是尚書行下三公經由三公經下九卿故在東漢時不惟尚書
之權重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倣朝廷建官但
置祕書令簉漢之後始改為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勗自中書遷
尚書監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漢時中書之權重來
漢時尚書之職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尚書之權漸輕矣文獻公語錄

百揆朝官之長

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嶽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嶽乃管領十二牧者
也四嶽通九官十二牧為二十有二人則四嶽為一人矣同上

古今兼官之制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大司空兼三公今以戶部侍郎平章事同上

虞周皆是兼官

問禹自司空宅百揆曰是以司空宅百揆如周之以六卿兼三公也陳
之言曰汝平水土是說司空事惟時懋哉是說百揆事同上

宋朝官制沿革之因

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丞門下中
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侍郎中書侍郎門下中書侍郎後改官制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為左
右丞相則某人等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須名事曰只是實
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立
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
豈不更佳同上

執政偏私之過

蔡元道所為祖宗官制舊典他只戀創後來之禍皆歸咎祖宗不合輕
改官制遂事事以祖宗官制為是便說此是百王不可易之大典殊不

知後來所以次行踰越任用小人自是執法者偏私可關改官制事如
武臣諸節度副總管諸使所以恩禮隆異俸給優厚者蓋太祖初奪諸
鎮兵權恐其謀叛故置諸節度使隆恩異數極其優厚以收其心而杜
其異志及太宗真宗以後則此輩或已老死又無兵權後來除授者自
可殺其禮數減其俸給降其事權而猶襲一時權宜苟且之制為子孫
不可易之常典豈不過哉然祖宗時故行極艱其選不過一二人二三
人後來小人用事凡宰相除罷及武臣寵倖臣者之徒無不得之實法
制不善有以啓之耳及經變故乃追咎輕越祖宗法度之過殊不知此
既開其可入之塗彼執不為可入之塗以求合乎

文公獻

樞密使

宋朝因仍五代舊制

檢校開府以上使得文官文臣為樞密使樞密直學士者蔭子反得武
官如高鄭公家子弟有為武官者是也五代以武官為樞密使武臣或
不識字故置樞密直學士令文臣為以輔之故奏子

武臣宋朝罕

而不廢文公語錄

有蠻兵名無發兵實

宋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
外之防且如今樞密號為典兵舍卒之變惟無意外之變所以都不為意
樞密要發兵須用去衛前畫旨下數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
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及將軍所以舍卒之際使此得王立
得事扶得傾危今率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且舍卒下手未得

同上

今無冠忠愍高武烈之倫

任國政者不聞有冠忠愍之謀與宿衛者不聞有高武烈之請使諸將
惰心三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火而敵益強事急而粮已匱於
戎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民矣樞密之與黃

文公奏議

侍從

從班賢否雜用之弊

從班之中賢否猶雜至有餘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衆逐隊排連攢補其傑黙者乃敢造為飛語立横議於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兇燄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聞於陛下以請其罪蓋其為患日久矣（李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朝廷輕任之失

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任事享坐資給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裨聖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奸敗植黨與納賄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任如此其後又擢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亦無怪乎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効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唯則又仰關帝擧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閑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謹其選也（寧宗朝辭免奏狀。文公）

當選選醇儒

國家設官分職以慰厥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屬任之也（全前）

後省封駁之職

納言之言如漢侍中合給事中朝廷詔令先過後省可以封駁（文公語錄）

給事中給事外

給事宋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或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使要在上面安頓了不欲其宣受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總出應遠近公議所在

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僉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施行之（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宰相選士為給諫

宰相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公而又公選天下
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
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陛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
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
脩者臣不信也光宗時已酉封事○文公

臺諫

當用天下第一流

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得到第四五等人氣宇
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改其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為非
天下第一等流矣文公語錄

言事當勇

蕭果卿初除御史震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然曰彼見吾隤隤然我
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
服其勇云文公與張元善書

宰相當主言責

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
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文公與留丞相書

出諫臣非美事

忠士大夫以言見逐非國家美事深使幽隱之賢難自進耳文公答荀茂之

臺諫緘默之過

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
歲遷至極其選孝宗朝戊申封事○文公

是非不敢言

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
逆上意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舉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
不敢言人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語文公錄

漢唐臺諫抗直

漢唐時御史彈劾人多抗聲直數其罪於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

門下直指其名不許入朝違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萬丐委古為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上同

諫身過不若諫心過

諫君過臣子之下策也夫自古聖主明王曷嘗不倚諫臣以排其過今乃以諫過為臣子之下策無乃鉼忠臣之口結義士之舌使上之人飾非而拒諫歟曰非也過固人主之不免諫亦人臣之當為然過水於淪天之後執若漫之於消消之始撲火於燎原之時執若撲之於熒熒之後諫臣能諫人主之心過夫身過之過自心過之過微自其微而砭之則易及其白而桑之則難皇窶之吁咈伊傅之警戒未嘗俟其君之過昭灼于外而後言也茅簷之蔪固以勤而絶之矣而人有德義以鐫其內禮法以繩其外是以無汙輪之勞無牽裾之諍無折檻之咈而人主之過已潛消於冥冥之中矣後世之君固有志於唐虞三代之君然知正君之身而不知正君之心知淑君之政而不知淑君之德是以制誥之美賞罰之謬刑法之酷暴于中外然後紛紛紜紜爭以爛舌白簡之彈至于數十章皂囊之上至于數千言吁亦晚矣

諫臣抑宰相

陽城欲壞白麻而德宗不相裴延齡李泌欲裂詔書而文宗不相鄭注誠

諫臣當在左右

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日又免唯諫臣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蓋嘗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常朝綴班早暮相親未聞所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得失早思之不待暮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諭則極辨之可也憂進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尊得而一焉今諫官之見亦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人亦明矣禁中之與居婦子而已耳捨是則詩人而已耳庸耆邪者而已其於寘寘之閒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吾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曾鞏

御史責人亦當自責

責人非難難責己為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服艷竟愚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無責乎哉君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也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 曹肇

御史

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發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敢上問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彈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 石守道

一臺之重

夫骨鯁介特蹇諤自立讜言直氣不畏強禦者之為御史故一臺之重足以議四方也一臺之威足以繩百僚也一臺之屬足以振萬事也一臺之責風以重朝廷也故國家有大臺可得而去也郡國有大守可得而按也天下之大利害生民之大休戚百官之大廢置群吏之黜陟皆得瞥視而劾聞焉

重臺諫

古人設官必重臺諫之權者非重臺諫所以重朝廷也在漢光武特與百官絕席而當時號獨坐者在唐憲宗時有使百官避道而當時號為龍街者天人也而使百官絕席出也而使百官避道是果何意哉豈非臺諫權輕人無畏心

臺諫權輕人無畏心

今日之所時以訢天下訢然之心者亦固有在然不可以輕其權而使人無畏心人而至於無所畏則亦何所不至夫朝廷欲自便而少臺諫為長貴官吏無所憚而少臺諫為哉蓋古者議訶之權在臺諫而後世進退臺諫之權在權貴夫人之所望按棲而進者固弗足之不服惟所欲言則借臺諫之重以言之惟所欲去則假臺

諫之擢以去之事有關於權貴者甘為立仗馬而已至於今日而一章
明日而一疏不過以細譴責天下之士以溥刻恐天下之吏閉門之納
攻鄉黨之微累頌紊猷賢徒厭人聽夫是以所言皆權貴之所指所去
皆權貴之所忌昔先朝有為臺官者上謂之曰朕不欲臺諫奏行宰相
風旨則對曰臣非惟不欲奉行宰相風旨亦不欲奉行陛下風旨壯哉
斯言臺諫皆若而人也則臺綱之不振無是理也 上同

侍臣諫臣

員紫荷素灰玉皇香案以備清問之顧問者天子之侍臣也簪纓髣髴
攄萬乘龍鱗以張天下之瞻目者天子之諫臣也朝廷清明公道振立
則一政事之得失不獨諫臣能言之而侍臣亦能言之一用舍之當否
不獨諫官能規之而侍臣亦皆規之 上同

監司不可過為寬厚

監司守令

今為一路之州縣不知其幾為州縣之官吏不知其幾州則字也倅也
於此則曹掾也縣則令也丞也下於此則簿尉也天下之人不能皆
能皆不肖某人何人也仁可以治民也才可以辦事也廉可以平俗
也吾舉之晉若用之夫烏乎而不勸某人何人也貪污也蠹茸也衰斂
以奉上位也奸巧以媚要勢也吾按之吾君黜之夫烏乎而不警一言
而人以為勸一言而人以為警夫是以無負於風采之寄今且不然所
舉之人某為親舊也某為權勢也凡幾以譏不可校之簿書與夫不切
吏之不法而當按則曰某人某之子舅也某人某之親故也某人某之
所嘗屬託也吾何忍按焉人且從而稱之曰是寬厚長者之為監司者
也夫寬厚長者固士大夫之美名而為天子風采之任則亦何用乎此

遠地之守當擇

廣南之地去京師尤遠瘴癘蟲毒種種穢惡內地之人南轅越嶺不啻
朱崖必罪人竄肅不得已而後膺其選而又地產珍奇掌誣之物尤富

數世疆域曠遠按察稀臨官關萬里赴訴莫及則無聊俾汝之人何懌而不為暗乎歷盡交廣之間民猺多叛職由此也賈父來曉之歌尹來致我之詞人情大可見矣選任守臣可不戒哉吳

善政所感

政之善惡有感於物者亦有感於人者螳避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徂虎潮陽得人而去鰐魚善政感物者也米以王換而通粟以孚幌而賤有李勉則夷船來有薛公則魚鹽至善政感人者也

二千石善政

吾聞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仁形於心而民服況天下之善化豈可以多為令而病民慢自設於險而病民詐也九轉丹砂點鐵成金兩漢循吏鑄頑成仁我簡易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高安之農養生於術揚之外珥筆於教訟者傳問耘之草娶耳鎖冗者深舂耕之來賣秖闢之刀劒以為牛蓋滇相之擁姐以養親雖承平百辛兩蓼

黃山谷

政即為漢之循吏

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奸宄雖兩漢循吏不過如此薛鄉邑里之間鴞巢且為鳳凰狼莠皆化為嘉穀矣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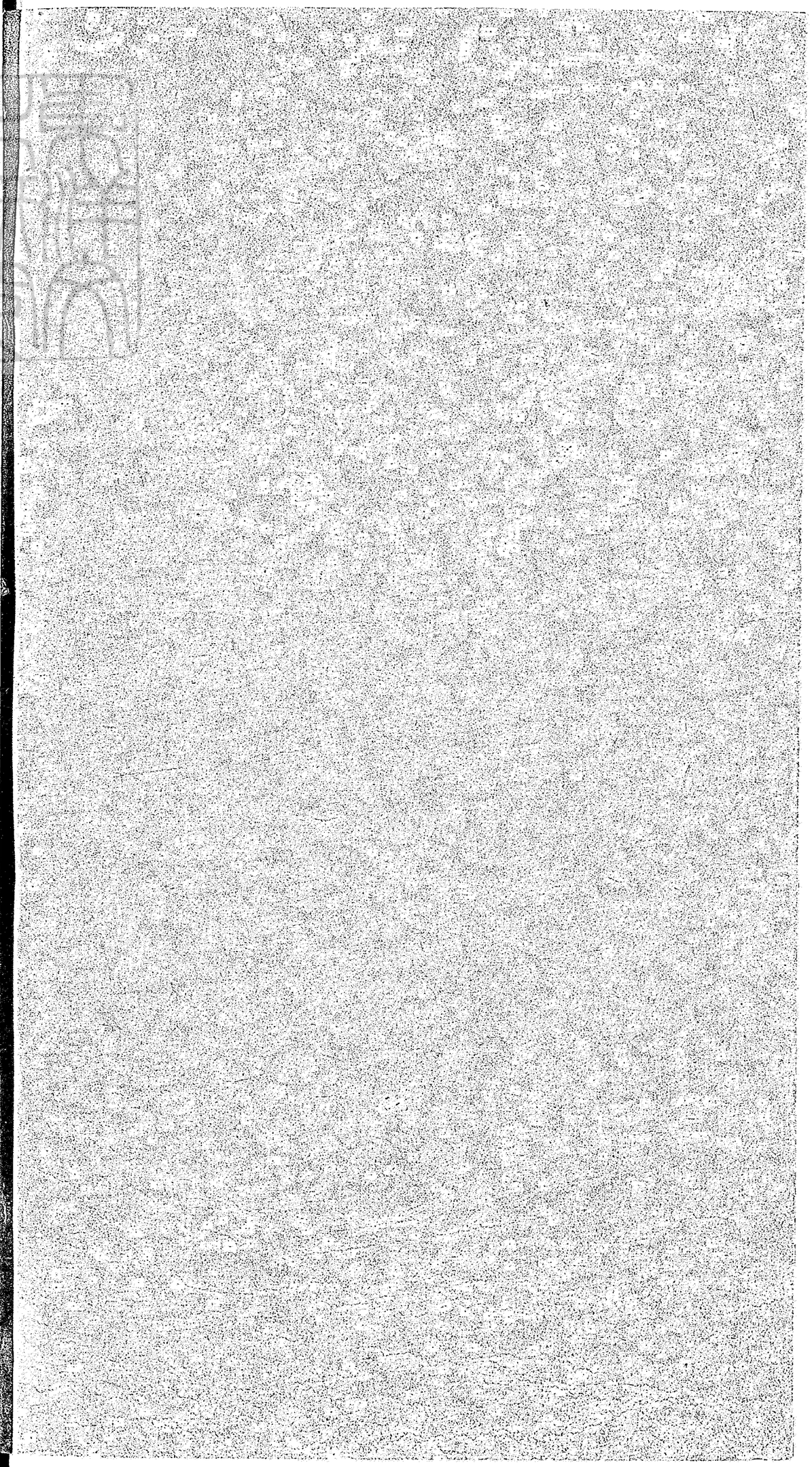
守令不任事

夫食人之食者任人之責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朝廷以十萬戶付之一守以百里地委之一令元元之休戚繫焉一時之豐耗繫焉不知擢此而寅緣為奸亦弗思之甚且設官置吏本以為民今也為民父母而反有以蠹民民何所望耶然士方未仕之時冀得寸祿以有為迨夫歲月之積家溫食飽則平日志願一皆汲汲叶可嘆哉叢谷

吏為民之乳哺

戒當旱歉群情鼎沸比緻靜撫摩尚虞多事倘貪吏復從而蹙削之是子方啼饑而乳之囓者復奪其食牛方奔喘而牧之悍者復疾其鞭則其轉就羸殘而激成搏觸其勢所必至焉耳人君保民均於保子愛民甚於愛牛而為之乳與牧者實奇諸吏

良吏出為德星則雖寒歲方艱而民懷子母之聽貪政肆為碩鼠則雖鶉衣河食而民興逝去之思

贓吏者人心之巨蠹也芟其根而毋使之蔓伐其枝而毋使之萌而郡縣皆羔羊素絲之節牧養生民者無苛政猛虎之嫌

然必風霜之評議者未必畏朝夕之誅求者每自若貪婪狼狽疾險鷙猛。肆貪暴之毒長告訐之風以詞訟為興利之門以獄犴為論財之府。快意於常刑之外橫取於經賦之餘以慈祥愷悌為姑息以刻剝慘毒為整辦議論習尚日趨於薄惡非清明聖時所宜有也